

外教社 走近经典 德语阅读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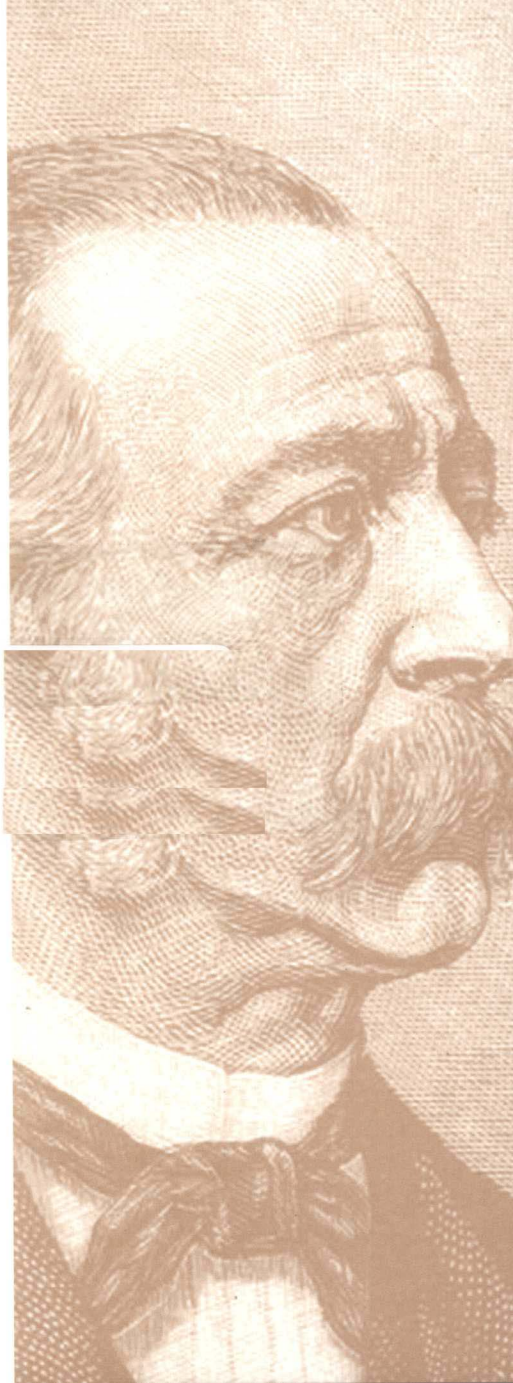
主编 卫茂平

Irrungen, Wirrungen

迷惘与混乱

Theodor Fontane

冯塔纳·著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外教社 走近经典 德语阅读系列

主编 卫茂平



Irrungen, Wirrungen

迷惘与混乱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惘与混乱 / (德) 冯塔纳著; 陈虹嫣导读.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外教社走近经典德语阅读系列)

ISBN 978-7-5446-1617-1

I. 迷… II. ①冯… ②陈… III. ①德语—语言读物 ②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H33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6862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a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ap.com.cn> <http://www.sflap.com>

责任编辑: 陈 懋

印 刷: 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字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2 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1617-1 / I · 0135

定 价: 24.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序

出版一套“外教社走近经典德语阅读系列”，出自外教社策划编辑的总体设想。既是“导读注译”本，也就是说丛书体例已定，无须编者费神。但“导读”什么，却颇费踌躇。篇幅所限，不能过长；要单独成册，也不能太短。所以最后选出的，大体为中等篇幅的作品，也有由短篇组成的“文集”。

作者的确定，是选篇的另一问题。德语文学的不少经典之作，尤其是像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作品，其德语原文，近年来在国内屡被选家看中。研究或写作要求“出新”，选编外语读物也该不拘一隅。经过斟酌，我们圈定（以下按作者出生年份排列）**叔本华**（1788—1860）、**默里克**（1804—1875）、**俾斯麦**（1815—1898）、**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1820—1895）、**冯塔纳**（1819—1898）、**拉伯**（1831—1910）、**里尔克**（1875—1926）以及**爱因斯坦**（1879—1955）的八册德语作品。作者大多出生于19世纪，其活动时间，除了最后三位，也集中在19世纪。这个选择的结果，首先与“经典”的要求和“出新”的愿望相干，因为所选作品不仅可算“经典”，更主要是它们（尤指德语原文）在国内不容易读到，有的甚至阙如。其次同德语语言的发展关联，因为恰恰在19世纪，现代德语正式形成，并在成熟和规范、丰富及典雅上，达到一个后世很难企及的高峰。而且，鉴于我们目前的德语学习，世风所趋，更多地依靠时文，追求实效，阅读来自这个时期的文本，对我们研习经典德语，认识德意志民族的传统文化，愈显重要。

以上作者中的半数，即默里克、冯塔纳、拉伯和里尔克，属纯文学作家。默里克创作颇具浪漫主义色彩，语言朴素，情感真挚，尤其对音乐情有独钟。

《莫扎特在去布拉格的路上》，即是一篇充满音乐要素的艺术家小说。其中译本在国内不难找到，但其原文之精妙，恐怕只能在阅读德语原作中，才能真正体味。

冯塔纳则是德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他运笔不事声张，生动又不失含蓄。特别是女性那纯真的情感和凄惨的命运，往往在他笔下跃然纸上。其小说故事发生地，常常在德国的大都市柏林。两德统一后，柏林文学界要恢复自己的创作传统，力图推出所谓的“柏林经典作家”，以对应以歌德和席勒为首的“魏玛经典作家”，其领衔人物就是冯塔纳。他的代表作《艾菲·布里斯特》（1895）和《燕妮·特赖贝尔夫人》（1892）等，已有中译单行本。但偏偏我们这里选中的、在情节内容及艺术风格上已为上述作品奠基的名著《迷惘与混乱》（1888），似乎至今知者不多。谨借这套系列丛书，补缺拾遗。

拉伯也是德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他熟悉社会下层，人物刻画细腻，语言机敏幽默。这里推出的《雀巷纪事》，突出地表现其创作特征。本书已有中译本。有心的读者，不妨现在读一下它的德语原作，看看在约一个半世纪前，德国作家是用何样语言，展现那条又短又窄的“雀巷”的。

里尔克超越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与手法，被视为象征主义文学大师，尤其以诗鸣于世。本系列则选中他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用中国诗人和日耳曼学者冯至的话说，这些信“浑然天成，无形中自有首位”，“里面他论到诗和艺术，论到两性的爱，严肃和冷嘲，悲哀和怀疑，论到生活和职业的艰难”。而他那诗人婉丽多姿的笔法和真诚感人的情谊，让这些信笺的动人魅力，经久不衰。坊间也有此书中译本，德语原文尚未见有国内出版社印行。

本系列另四册导读注译读物，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叔本华是哲学家，俾斯麦是政治家或国务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哲学家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创立人，而爱因斯坦是科学家。但他们有一共同点，即都是德语语言

大师，其著述极富文学性。而这点并非为人熟知。

长期以来，叔本华在中国以其所谓的悲观主义哲学闻名，其中有误解的成分。本系列所收叔本华晚年力作《人生的智慧箴言》（摘编），讨论了比如健康、财富、荣誉和养生等日常问题，直面人生，充满睿智，可以部分地纠正这一评判。他不仅思想缜密周到，而且文字也洗练雅致。据载，卡夫卡曾经有言：“叔本华是一个语言艺术家，仅仅因为他的语言，我们就应该无条件地读他的著作了。”这实为我们在此推荐他的一个理由。

俾斯麦作为 1871 年德国统一的头号功臣，一直以其所谓的“铁血政策”闻名天下，但其精湛的文风却鲜为人知。这里选出他的若干书信、包括他给妻子约翰娜的情书。虽然时常与他执政时期的政治事务牵扯不开，颇具历史价值，但他那以严谨而不失灵动、热情而不乏矜持的语言道出的风雅柔情，确实能让世人对这位孤傲狷介的“铁血宰相”刮目相看。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座丰碑。不过，就文学性而言，这篇纲领也堪称佳作。仅看“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样的开头，我们可能很难想像，它引出的是一篇战斗檄文。其实，非灵气在腕，曷能臻此。马克思还是语言艺术家。在 1865 年给恩格斯的信中，他就自己的作品这样说：“不管它们会有怎样的不足，我文章的优点都是艺术性的整体。”长期以来，《共产党宣言》的政治因素往往遮盖了它的艺术色彩。而其犀利的笔锋、形象的比喻及晓畅的文字，不读原文，是很难真正领略的。我们的选篇，希望能给中国的德语学习者，提供欣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笔墨之美的契机。

爱因斯坦是本系列所收作家中唯一的自然科学家。但他除了为世界科学史做出伟大贡献外，还就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题目写过大量文章。此处选编的文字，出自他的《爱因斯坦晚年集》，不仅体现了他对于社会、文化、科学

和宗教等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的负责任的成熟思考，也展示出伟人坦荡真挚、深入浅出的文风。

按该系列导读注译读物的统一体例，各位编者在每册书中，除有一篇导读外，另有若干段落译文。如上所说，本系列所收篇目，其中部分已有汉译，部分尚未介绍到中国。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所给出的汉译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经典译文”，只是翻译尝试。译者基本上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的青年教师，奉行的大多是译文能够经受同原文对照的直译原则，其译文很可能有别于其他翻译。倘若读者能以此给出更恰当的译文，从而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德语水平，更喜爱德语文学与文化，本系列丛书的目的，就能更好地达到。

优美谨严的德语，不仅仅出自一些文学大家的手笔，更有像叔本华和尼采，俾斯麦和马克思等哲学家或政治家，同样创造了杰出的语言艺术作品。笔者一直有向我们德语学习者及同行也介绍这些“圈外”语言大师的想法，苦于没有适当机会。随着我们的外语教学越来越朝着实用主义的方向发展，这种机会似乎变得更加渺茫。适逢外教社有出版这么一套丛书的设想，就有了却夙愿的机会，甚感欣慰。谨对我们的出版人表示感谢，也欢迎读者对我们工作提出批评和指正。

卫茂平

2007年春节于上海

导 读

德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

——“神叟”冯塔纳

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 1819 – 1898)是德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一生历经沧桑,直到晚年才开始从事“命中注定的天职”——小说创作,并以此奠定了自己在德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海因里希·曼称赞冯塔纳“是一位真正的小说家,一位独一无二的小说家”,他“为德国发现、实现并完善了现代小说。他第一个成功地使小说成为记录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持久、有效的文件,即使在千变万化的未来,比如说,当从前的柏林不复存在时,小说还能够构建和传播社会认识,还能够保存生活和现状”。托马斯·曼在论及冯塔纳的文学成就时,也认为德国小说之所以能够和戏剧以及抒情诗相提并论,冯塔纳功不可没。所以,“当人们提及19世纪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时,情不自禁就会想到冯塔纳的名字”。

冯塔纳出生在德国北部边境的一座死气沉沉的小城——诺伊鲁平(Neuruppin),一家人靠父亲经营的药店维持生计。由于经营状况不佳,全家被迫于1827年迁往斯温内明德(Swinemünde)。在和兄弟姐妹的嬉戏中,他度过了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光。好景不长,还是少不更事的冯塔纳就不得不开始体会现实生活的愁苦:父母的婚姻蒙上阴影,家庭生活出现裂痕,他只能偷偷窥伺朋友家的“有秩序的家庭关系”,来获取一丝心理慰藉。14岁的

他被父亲送往柏林学习，寄住在叔叔家里，充分领略了什么叫花天酒地的生活，最后还被债务缠身的叔叔抛下，孤身一人滞留在仿佛一切都“停止不动”的柏林。几次搬迁，几次失落，“内心不得平静”的冯塔纳常常逃学，躲在咖啡馆里沉浸于报纸的字里行间，以此来排遣心中的苦闷。

学生时代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了。冯塔纳并没有真正考虑过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他和父亲一样选择了药剂师。有趣的是，在药店的学徒生活却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条件：首先，在制作配方的单调和乏味的过程中，他有充裕的时间思考酝酿；其次，当时的药店大多有一个书报出租站，各种书籍和期刊一应俱全，特别是“青年德意志派”的《德国电讯》更是让年轻的冯塔纳从中获益匪浅。

这时期的冯塔纳开始模仿创作一些叙事诗，鼓励其创作并为其提供发表平台的是政治上倾向于保守传统的柏林诗人协会——“施普雷河隧道的周日会社”（Sonntagsgesellschaft im Tunnel über der Spree）。冯塔纳于1844年加入该协会，他的写作技巧得到了锻炼并日臻成熟。

冯塔纳一生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是1848年革命。作为一名拥护资产阶级共和力量的民主人士，他积极投身于柏林的斗争，不仅参加了街垒战，而且以手中之笔作为武器在报刊上发表檄文，预言普鲁士必将崩溃，民主力量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些文章可谓是其迈向自己“天职”的第一步——关注现实，认识现实，批判现实。随后，冯塔纳在1849年10月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放弃药剂师职业，全神贯注于写作，做一名“自由”作家。

但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对已步入而立之年的冯塔纳并不是一件易事。革命失败后，普鲁士重新掌握大权，对艺术作品又开始进行严格的审查。已婚的冯塔纳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理想，在他曾经大肆抨击的政府里委曲求全地谋职度日。他曾先后在普鲁士的内政部新闻处和反动的普鲁

士容克贵族的前沿阵地《十字架报》工作，还担任过几个月的柏林皇家艺术学院的常任秘书——在其晚年回忆录中被称为“一生中过得最糟糕的时期”，其厌恶之情溢于言表。

事业上的不如意并不代表事业上的停滞不前。冯塔纳的忍耐、放弃和妥协为他创造了作为特派记者前往英国伦敦的机会。冯塔纳一生中曾三次造访英国，首次赴英在1844年。当时，德国还处于诸侯割据的封建分裂状态，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受到当权者的残酷镇压，并由此造成德国经济发展缓慢等一系列不良后果。有鉴于此，冯塔纳对英国进步的国家体制和社会生活大为赞赏，1852年和1855年的两次英国之行更是为冯塔纳提供了研究伦敦/英国生活，特别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契机。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主要记录在散文集《伦敦的一个夏天》(*Ein Sommer in London*)和报道集《来自英国》(*Aus England*)以及《苏格蘭特威河的那一边》(*Jenseits des Tweed*)。

自觉在英国“看到了一些，并且学习到了一些”的冯塔纳返回柏林后一边继续为报纸撰写文稿以维持家庭日常开销，一边投入了《勃兰登堡漫游记》(*Wanderung durch die Mark Brandenburg*, 1862)的创作。和在英国一样，他也仔细观察家乡同胞——从容克贵族到打短工人群——的生存条件、生活习惯、行为模式和精神世界，并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加以摹写。通过这五卷本的漫游记，冯塔纳一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细腻逼真、清新朴实，小中见大；另一方面，冯塔纳愈加认识到“贵族的统治已经动摇，它早晚将会终结[...]而‘新时代’则是一个受‘金钱统治’的时代，只有在这之后‘人类才会进入一个美好的时代’”。这一时期的观察和积累为他晚年的创作准备了大量素材，并且奠定了他注重细节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创作基础。

冯塔纳是一位非常勤奋的作家。在俾斯麦发动王朝战争期间，冯塔纳作

为战地记者亲临现场，以第一手的详实资料完成了三套多卷本的力求真实与客观的战争纪实文学。19世纪70年代，冯塔纳离开了《十字架报》，开始为《福斯报》撰写戏剧评论。“批判的眼光”和“认识的尺度”是冯塔纳衡量艺术作品的标尺。在作为戏剧批评家的这几年中，冯塔纳共完成了三卷2000多页的评论。他不仅针对世界戏剧史上的重要大师，如索福克勒斯和易卜生撰写了评论文字，而且对于那些受到人们一时追捧的戏剧作品也发表了众多见解。由于这些戏剧作品生命力较为短暂，所以在后人的论述中鲜有提及，而冯塔纳的这些评论正好为后人了解当时德国的戏剧状况提供了宝贵资料。

1876年，不愿靠普鲁士的薪俸和养老金度日的冯塔纳毅然辞去在柏林皇家艺术学院的工作，从此与普鲁士阵营划清界限，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作家。他在1882年给妻子的家书中写道：“在不幸的1876年，我才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在此之前，我只是一个曾经写过一点东西的富有才华的人，而做这样的人是不够的。”丰富的人生阅历促成了他对社会、政治的深刻认识以及对自己作为作家的清醒认识，不愿违背自己心声行事的冯塔纳在走过了一段“弯路”之后重新回到了自己在1849年就已经选定的人生之路。

1878年，国会通过了“反社会主义者法令”，即“非常法”，统一后的帝国内部的阶级矛盾日渐显露。在这样的背景下，冯塔纳第一部“纯粹”的长篇小说——《风暴之前》（*Vor dem Sturm*）问世。从此以后，他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事业，到1898年逝世之前，共创作了逾20部中长篇小说，其中主要有《私通》（*L'Adultera*, 1882）、《沙赫·封·乌特诺》（*Schach von Wuthenow*, 1883）、《赛希丽》（*Cécile*, 1886/87）、《施蒂娜》（*Stine*, 1889/90）、《燕妮·特赖贝尔夫人》（*Frau Jenny Treibel*, 1892）、《艾菲·布里斯特》（*Effi Briest*, 1895）、《施泰希林》（*Stechlin*, 1897）以及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迷惘与混乱》（*Irrungen, Wirrungen*, 1887/88）。

《迷惘与混乱》描写的是冯塔纳生活时代的一种较为普遍的“门不当户不对”的男女恋情。工人阶级出身的少女莱内在一次乘船出游中偶遇贵族子弟博托，两人一见钟情，随即频繁交往。在交往过程中，纯真的少女莱内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感情全部倾注到这段恋情之中，尽管她自知这段“越轨”的感情不会长久。相比之下，博托虽然也沉溺于热恋之中，却始终不敢直面事实，而是采取一种避重就轻的态度来处理自己的感情。当博托的叔叔受其母亲的委托前来劝告博托不要任由自己的感情发展，特别是要从经济角度考虑取舍的时候，博托还是有意回避问题。尽管知道自己已有婚约在身，而且他也无心毁约，也就是说，博托很清楚自己不会永远和莱内在一起，但他还是若无其事般地和莱内在柏林郊外度过了他们的初夜，也即最后一晚。待两人回到柏林之后，博托收到母亲的敦促信，一番自我劝慰之后，博托告别了莱内，回到自己的贵族社会，并和克特结婚。婚后生活似乎还算平静和谐，他的妻子克特是典型的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喜夸夸其谈，实际上愚蠢无聊，正是这点常常让博托觉得婚姻生活并不尽如人意，也正是这点似乎让他总还有些留恋莱内和那段时光。但在接受了即将成为莱内丈夫的吉德翁的拜访之后，他把与莱内有联系的信件等一并烧毁，并劝诫自己的朋友不要在这种跨越阶级的爱情里沉溺得太深。莱内结婚的启事登在报纸上，克特和平时一样拿那些奇怪拗口的名字作为她闲谈的话资，却没有注意到博托的尴尬和内心的不安。

和冯塔纳的大多数小说一样，这篇小说的故事地点被安排在 19 世纪 80 年代的柏林。自《沙赫·封·乌特诺》之后，冯塔纳有意识地从对勃兰登堡和历史的探索中回到了现实中的柏林。这一选择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自普鲁士统一德国之后，柏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时机，一座充满朝气的国际大都市的雏形日渐显露；同时，柏林也越来越成为普鲁士政治社会生活

的核心和各种矛盾激化的焦点。之前，冯塔纳只在伦敦有过如此的切身体会，而现在这一切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柏林成为“世界”的典型代表，而他则要通过柏林反映世界和时代。在《迷惘与混乱》中，冯塔纳不动声色地通过莱内和博托的恋情，通过德尔太太及其旧情人的故事，通过博托的朋友雷克辛的恋爱关系，将当时柏林社会中两个对立阶级——勃兰登堡的普鲁士军官贵族和小市民阶层——的生活风貌和情感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冯塔纳曾期望创作一部能“反映全部生活的柏林小说”，就像“萨克雷在其最著名的小说《名利场》中包罗万象地描述伦敦生活一样”。尽管冯塔纳终其一生未能完成夙愿，但是他从各个角度创作的柏林小说还是为今天的读者了解当时柏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提供了一面“明镜”。

透过这面“明镜”望过去，我们不难发现，位于中心的总是一些女性角色。通过女性来观察世界，通过女性来反映世界，这是冯塔纳小说的另一大特点。这一女性视角和19世纪的德国社会背景有着一定的联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女性受到自由、民主和平等思想的影响，开始突破传统的角色定位，“妇女解放”开始成为社会的一大热门话题，但要真正突破各种礼教的束缚、社会的偏见和自身的狭隘，取得“自由、人权和尊严”，却并非易事。这在冯塔纳的小说中也有所反映。就像这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莱内，一方面她纯朴自然，既聪颖又有主见，另一方面她却又自觉屈从于当时的社会门阀观念，对自己和博托的爱情从来不敢奢望太多：“人们必须敢于正视一切，不要受任何蒙骗，更主要的是不要欺骗自己。”她对未来不抱幻想，因为深深植根于内心的社会等级观念一直在告诉她：“分手的日子总会到来。”但正因如此，她没有任何负罪感，也更加无拘无束地享受爱情的甜蜜，享受和恋人在一起的分分秒秒。与小说中所暗示的当时社会上较为普遍的带有一定功利性质的跨等级的恋情不一样，莱内所做的一切都是出自纯洁

的爱情，她不曾要求完全占有对方，也不曾要求对方给予经济补偿，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算得上是步入了一条“迷惘”之巷。

冯塔纳用他细腻的文笔一步步演绎着爱情这个古老的主题，故事情节简单明了，却又包含着丰富的生活内容。整篇小说布局和谐，笔触委婉含蓄、不露声色，隐含其中的嘲讽与同情也是节制有度、恰到好处。大量的对话描写精彩生动，贴切地反映了各个人物形象的内心期望和矛盾。

“深入透彻、明白晓畅、结构清晰、人物丰满，并以此写出激烈的情感，而这就是艺术的神圣使命。”这是冯塔纳对艺术追求的提炼和概括，而他也倾其毕生心血，努力实践自己的艺术追求。接下来，就让我们在阅读的快乐中共同领悟大师独特的写作魅力吧。

陈虹嫣

Inhalt

1. Erstes Kapitel	1
2. Zweites Kapitel	6
3. Drittes Kapitel	11
4. Viertes Kapitel	20
5. Fünftes Kapitel	30
6. Sechstes Kapitel	37
7. Siebentes Kapitel	44
8. Achtes Kapitel	54
9. Neuntes Kapitel	61
10. Zehntes Kapitel	68
11. Elftes Kapitel	75
12. Zwölftes Kapitel	84
13. Dreizehntes Kapitel	93
14. Vierzehntes Kapitel	106
15. Fünfzehntes Kapitel	117
16. Sechzehntes Kapitel	123
17. Siebzehntes Kapitel	132
18. Achtzehntes Kapitel	142
19. Neunzehntes Kapitel	149
20. Zwanzigstes Kapitel	155

21. Einundzwanzigstes Kapitel	166
22. Zweiundzwanzigstes Kapitel	173
23. Dreiundzwanzigstes Kapitel	179
24. Vierundzwanzigstes Kapitel	188
25. Fünfundzwanzigstes Kapitel	193
26. Sechsendzwanzigstes Kapitel	199



Erstes Kapitel

An dem Schnittpunkte von Kurfürstendamm und Kurfürstenstraße, schräg gegenüber dem „Zoologischen“, befand sich in der Mitte der siebziger Jahre noch eine große, feldelnwärts sich erstreckende Gärtnerei, deren kleines, dreifenstriges, in einem Vorgärtchen um etwa hundert Schritte zurückgelegenes Wohnhaus, trotz aller Kleinheit und Zurückgezogenheit, von der vorübergehenden Straße her sehr wohl erkannt werden konnte. Was aber sonst noch zu dem Gesamtgewese der Gärtnerei gehörte, ja die recht eigentliche Hauptsache derselben ausmachte, war durch eben dies kleine Wohnhaus wie durch eine Kulisse versteckt, und nur ein rot und grün gestrichenes Holztürmchen mit einem halb weggebrochenen Zifferblatt unter der Turmspitze (von Uhr selbst keine Rede) ließ vermuten, daß hinter dieser Kulisse noch etwas anderes verborgen sein müsse, welche Vermutung denn auch in einer von Zeit zu Zeit aufsteigenden, das Türmchen umschwärmenden Taubenschar und mehr noch in einem gelegentlichen Hundegeblaff ihre Bestätigung fand. Wo dieser Hund eigentlich steckte, das entzog sich freilich der Wahrnehmung, trotzdem die hart an der linken Ecke gelegene, von früh bis spät aufstehende Haustür einen Blick auf ein Stückchen Hofraum gestattete. Überhaupt schien sich nichts mit Absicht verbergen zu wollen, und doch mußte jeder, der zu Beginn unserer Erzählung des Weges kam, sich an dem Anblick des dreifenstrigen Häuschens und einiger im Vorgarten stehenden Obstbäume genügen lassen.

